



水落石出

吉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了。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辉煌而伟大的胜利。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社会组织更加健全、完善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各种刑事犯罪分子，经过历次运动的打击和改造，已经更少、更弱、更加孤立了；城乡各种犯罪分子进行犯罪活动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也越来越削弱了。

我省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出现许多无犯罪、无火灾、无事故等安全地区和单位，到处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社会秩序十分安定。旧社会的流氓、盗匪横行和烟毒、赌博、娼妓等社会污毒泛滥的现象，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一去不复返了。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党和人民政府实施正确政策的结果，是人民政法机关坚持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同各种犯罪分子进行顽强斗争的结果。它充分地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但是，帝国主义还存在，蒋介石集团还盘踞在台湾，国内还有阶级斗争，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还没有彻底肃清，剥削阶级、特别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少数意志不坚定的人，仍在不断地发生腐蚀作用。因此，继续肃清残余反革命分

子，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和彻底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及其留给人们的思想影响，仍然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斗争任务。我们仍应提高警惕，不能轻敌麻痹。

这本书里的十二篇故事，是从我省司法干部在总结十年司法工作的案例里选出，编写成的。尽管这些故事包括的方面不全，写得不够生动，但是，它从若干不同的侧面，揭露了反革命分子、犯罪分子的某些活动规律、特点和阴险狡猾的手法。某些案例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其中，有同反革命分子及其它刑事犯罪分子斗争的场面，也有解决人民内部纠纷的情况。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的无穷的智慧 and 政法干部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质，使许多复杂问题都顺利解决了。我们相信，广大读者可以从这些故事中，吸取经验教训，进一步增长同违法犯罪现象作斗争、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纠纷的知识和本领，借以抵制犯罪，减少纠纷，保卫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大跃进。

编写案例故事，我们还是尝试、初做，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我们恳切地希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1959年12月

目 次

奇异的火警.....	楊季非 林克胜 孙中叔 (1)
買家樓的魔影.....	李文煥 (14)
一場风波.....	黃通瑞 (21)
藏在山村里的一只狼.....	郭亞嵐 (30)
在干旱的日子里.....	王長華 張林 (38)
記一个流窜犯的下場.....	洪云峯 (45)
水落石出.....	郭亞嵐 (51)
一車葦子.....	李長庆 (65)
陈凤清跳井.....	王万昌 (68)
誰是被告.....	邑 风 (72)
調处委員巧断鴨子案.....	于德芳 王庆和 (81)
孙大姐.....	史鳳仪 (84)

奇 異 的 火 警

楊季非 林克胜 孙中权

两天三把火

一九五四年元旦前几天，吉林省西北部草原地区的一个小镇上，人们正欢天喜地的准备迎接元旦。一天，突然几声枪响，打破了深夜的宁静。人们从梦里惊醒，只听街上人喊狗咬。

“街政府失火啦！都出来救火啊！”副街长马云生边跑边喊。一大群人跟着他向街政府跑去。

大家正在救火，区里来搞购销工作的一位同志跑来，对柴街长、马副街长他们大喊：“……快，向西跑了两个。”

“什么？”柴街长问。

“我在合作社里屋正睡觉，听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两个黑影往西跑了……”

“什么时候？”马副街长问。

“刚才！”

恰在这个时候，民政委员赵金群踉踉跄跄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嚷着：

“好险把我给打死……跑了，两个黑家伙……我开了几枪没打着……”

“是你开的枪？”柴街长问。

“嗯！把玻璃给砸了，砖头还在那里，好家伙！”

大家一看，赵金謀只穿褲衩、衬衫，手里提着火枪，站在火光里直哆嗦。

火救的差不多了，聞訊赶来的县公安局的杜股长等人，来到赵金謀家。

現場上，玻璃碴子里外都有，在离炕沿一尺远的地方有一块砖头。当时有个小伙子說：“要是砸在脑袋上，还不得开瓢！”

杜股长布置了現場的保护工作，回到住所，打开笔录本写上：“1954年12月21日零点50分，坏人縱火烧街政府。引火物：賬簿和煤油，……有人踢合作社的門和砸赵金謀家的玻璃……”。

从那儿声枪响开始，这个偏僻的小鎮便失去了往日的平靜。

街上也起了謠言：“西头来了特务”，“是美国飞机空投的，要在元旦造反”。

下午六点鐘，街上的行人就少了。

公安局杜股长和小刘同志并肩在街上走着。突然，前面火光一闪，“啊！道北又失火了！”

怪事，失火也是在赵金謀家。火情不大，只烧了仓房的几捆陈谷草。

赵金謀哭丧着脸对杜股长說：

“杜同志，你看这可叫我怎么活呀，照这样下去，我早晚得被整死！”

“火是怎么着起来的？”刘同志問。

“我一看后仓房着火了，就赶紧往外跑，可是門不知被誰頂上了……”赵金謀的老婆說。

“当时你不在家嗎？”刘同志問赵金謀。

“不在，我刚出去！”赵金謀惶惶地回答。

杜股长心里纳闷：“为什么赵金謀家这么好出事儿？窗上玻璃被砸为什么窗里窗外都有碴子，而且碎屑都在外边。那块砖头呢，哪也没坏，象随便扔下的。再看这次失火吧，仓房有青麻不点，偏点陈谷草？”想到这，杜股长瞅了瞅赵金謀。

刘同志扯了杜股长衣角一下，好象也发现了什么，两人一同走出去。这时，住在赵金謀后院的一位老大爷悄悄地对杜股长说：“放火的那个人，我看见来，穿黑衣裳，挺灵巧，小个……”杜股长一听，马上问：“能看出是谁不？”老大爷犹豫了一下。小声说：“我看有点象赵金謀……”他看了看四周，接着说：“不过黑糊糊的，我可说不准啊！”

杜股长记下现场情况和老大爷的一席话，又去详细地观察了一下被打碎的玻璃，并暗中做了试验，认定玻璃是从里往外打的。

第二天，也还是晚六点多钟，南门外一团烟火卷上天空，照红了半边天。田发家场院里的草垛一烧而光。要不是群众立即赶到扑灭，险些蔓延成灾。

真是一事未了一事又起。杜股长和小刘研究着这些情况。据了解，这次起火的时候，赵金謀确实是在家吃饭呢。“那么，这又是谁干的呢？”

蛛絲馬迹

县委在两天三把火的案件发生后，立即指示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合作，在基层党组织统一领导下，依靠群众，迅速破案。

經研究，指派了公安局杜股长、小刘、法院老王、检察院老谢等同志組成联合工作组。在区委直接领导下，积极地开展了偵破的工作。

12月22日晚上工作組召集有关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参加，开了个会。柴街长、馬副街长都到会了。

杜股长首先介绍了一些情况：“根据街政府隔壁的房产委员会反映，他们丢了一瓶煤油，空瓶子是在街政府找到的。显然纵火者是用煤油引火的。另外，犯罪分子作案时，把街政府八把锁头全弄开，把放在不同地方的党政青妇的文件和账目集中起来，倒上煤油烧掉。从时间上来看，这要一小时左右才能办到。所以这很可能是熟悉内情的人干的。从作案情况来看，至少是两个人，纵火的目的好象并不在于烧毁房子。”

检察院的谢同志听了杜股长的讲述后，问道：“还有没有其他可疑的情况？”

杜股长又把合作社有人踢门、赵金謀家玻璃被砸，以及街上起了谣言等情况讲了一下。

看来案情非常复杂，一时还难以弄出个头绪来。

一直在沉思着的法院王同志看了看馬副街长和柴街长，意思是让他们发表意见。

“我谈点吧。”坐在老王对面的馬副街长动动身子说：“街政府出事那天，我们刚查完夜。民政委员小赵的舅舅正在小赵家坐着。小赵当我说过，他舅舅当过还乡团长，我们早就注意他了，他叫郭文忠。在街政府失火前，一个多小时才离开小赵家，后来的活动就不清楚了。”

接着，他又谈到王有信。说他几乎每天都到街政府要求起迁移，失火那天晚上，还在街上遇到他了。最后，他又说：

“失火的那天王有信还跟赵民政弄犊了，两个人都脸红脖子粗的。小赵坚持原则，不给起迁移是正确的。王有信那小子可能记仇。”随后又补充了一句：“他对街政府可是挺熟悉的。”

“王有信为什么要起迁移？”法院老王问。

“詳情我不知道。”馬副街長回答。

檢察院謝同志問：“郭文忠跟趙家有什麼別扭嗎？”

“別提了，郭文忠跟趙金謀繼母通姦，小趙可恨透他了。”

馬副街長說。

小劉又問：“那趙金謀為什麼不檢舉郭文忠？”

“他當我說過，遲早要檢舉的。”

“趙金謀本人表現怎麼樣？”半天未吱聲的杜股長直接了當地問馬副街長。

“他，他挺好，積極肯幹。你問柴街長。”馬副街長說完看看柴街長。

“是呀，他是挺積極。”柴街長想了想又接着說：“不過，就是有些不踏實，群眾關係不好，常跟別人鬧別扭，象王有信等群眾就有些反映。”

散會後，馬副街長又跑回來告訴杜股長：“聽趙金謀說，查夜那天晚上發現西頭有手电光，可能是壞人遞信號。”

工作組研究着所有的蛛絲馬迹：街政府的被燒，合作社的門被踢，趙金謀家的玻璃被砸，趙金謀和田發家的火，街上流傳的謠言，這些事件之間有沒有聯繫呢？兩個黑影、手电光、煤油瓶、街政府的眼簿，從這些東西里能找出些什麼線索呢？是匪特陰謀破壞？是王有信報私仇？是郭文忠暗害？還是趙金謀作鬼呢？如果是匪特破壞，為什麼不燒住在本鎮的區政府或倉庫，而單燒街政府或柴禾垛呢？

經過反復分析了各種可能之後，決定下一步分頭工作，各個擊破。

訪問王有信

王有信的老婆孩子都不在家，杜股長去時，王有信一個人

在吃晌飯。他是个瓦匠，四十来岁。客人来了，他不讓坐，也不倒水，仍旧吃他的飯，一声也不吭。

杜股长跟他寒暄了几句，然后問他：

“你要起迁移？”

“嗯。”

“因为啥呢？”半天沒回答，杜股长只好又問，“不想在这住了？”

“嗯。”

等王有信收拾完碗筷回来坐下，杜股长换了个談話方式，正面提出問題：

“二十号那天你到街政府去过嗎？”

“不假。”

“去干什么？”

“起迁移唄！”王有信显得有些不耐煩的样子。

“你半夜去，人家不都回家了嗎？”杜股长紧紧地盯着他，他稍微有些慌了，也抬起头来看看杜股长：

“半夜？沒有呀！誰說的？”

“你看看，有人遇見過你，你怎么忘了？晚上十来点鐘……”杜股长故意慢慢的說。王有信一点点地低下头。

“去是去了，我寻思白天去民政总是不善家，晚上去也許能遇着……”他紧接着又說：“不过，街政府失火那陣我可在家里睡覺来，不信問我老婆。”

杜股长見这情况就說：“好，你干活去吧！改天再談。”

“这个人可真是個個性人。”杜股长心里想着順脚来到王有信对面屋李老大娘家。李老大娘非常热情的接待了杜股长。当她知道他是来了解王有信时，就主动地說：“王有信可早就吵吵要走，他说过，說什么也待不下去了，在这个鎮干了二十多年

活，好容易熬到今天，偏遇上个赵金謀”。她怕客人听不懂，又解释说：“赵金謀是街政府的民政委員，管賬的。王有信在背地老罵他呀。”

“你沒听他淨怎么罵？”

“什么，公債、工錢，都叫赵金謀一个小子吃喝嫖賭了……”

“还有什么呢？”

“就这些。王有信他可是老实人哪！”老大娘唠唠叨叨地說：“咱們这个街政府的賬目呀，可真是稀里糊涂一鍋粥。我跟王有信都不識字，自己想算也算不清；听說他买的公債少給了一半呢！我交了十元錢，就給了我五元錢的公債券。咳！也就得干吃哑巴亏。”老大娘的話中对王有信表示了极度的同情。

杜股长从李大娘家里出来，心里非常高兴，許多新材料的發現，迅速地把一团乱麻理出个头来了：赵金謀，公債、工錢、賬目、火……。

傳訊赵金謀

前几天赵金謀家失火的时候，就有个老汉說：“那还用問，准又是民政家出事了！”杜股长想起這句話，越品越有滋味。群众，你讓他說也許說不好，可是誰好誰坏，心里有数。

这几天深入群众，了解到許多新的情况，經過研究，大家一致認為应从赵金謀入手破案。

赵金謀是民政委員，掌握劳动工資和公債的賬目。到年末了，群众紛紛要求結賬。很多人交了錢却一直沒領到公債券，而民工錢也沒全发。有位老大爷还問法院老王：“你們管不管这事儿？”老王回答：“管，正管。”

公安局小刘也汇报說：“大伙都說赵民政和馬副街长花錢象流水一样，吃苹果就象吃大蘿卜，看見长头发的就迈不动步。跟好几个女人乱搞。他俩好象穿一条褲子，老在一起下小館……

为了把事实、証据搞得充分、确凿，同时避免操之过急会造成个别犯罪分子漏网，大家研究了下一步该怎么办。

第二天下午，赵金謀来到杜股长的办公室，見老王坐在中間，杜股长在旁边，心里暗暗的吃了一惊，就很不自然地問：“杜股长，找我来有事？”說完就坐在老王对面的椅子上。

“找你来，讓你談談失火后你都想了些什么？”老王說完，很長時間盯着赵金謀不說話。

赵金謀偷眼看看杜股长，心里感到自己似乎已經坐到被告席上了。

老王看他臉紅了，神色不安，显然是心緒乱了，馬上进一步問：

“眼烧了，你怎么想的？”

“啊！不……我知道别人对我有仇，到年末結賬，把街政府烧了，这下子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那么說，是有人陷害你了？”

“这，我也說不清，有可能是……”

“你們家的玻璃被砸碎了，是怎么回事儿？”

赵金謀显然是吃了一惊：“我也不知道啊！”

老王根据已經掌握了的情况，抓住对方的心理，单刀直入地說：

“我們可知道。你是个干部，更應該明白政策。你好好想想，有錯誤就應該承認。”赵金謀低下了头，他的心再也不能穩定下来。他想不到会这么突然的对他这样。

终于，他不得不承認玻璃是自己砸碎的。但他說因为他有貪污行为，害怕人家說街政府的火是他为燒賬而放的，就打了自己的玻璃以避免別人的嫌疑。他一口咬定街政府的火是坏人放的，他說可能是郭文忠、王有信等人，接着他承認了有和妇女通奸的事兒。

正在这时，有很大縱火嫌疑的郭文忠突然逃跑了。这又是一个疑团。經過分析，他的逃跑有两种可能：第一，作案人畏罪潜逃；第二，被利用轉移視線。

很快地获得了这样一个情况：据馬副街长自己講，他由于心急破案，失火后曾几次找郭文忠談話，希望他坦白承認錯誤，沒想到最后一次竟鬧僵了。第二天郭文忠就跑了。他还异常痛悔地檢討自己工作不慎，表示願意接受处分。

审讯室里

經過批准，首先逮捕了赵金謀。

法院老王、公安局杜股长、小刘和檢察員老謝坐在一起开始了审讯工作。老王首先向赵金謀交代了政策。

赵金謀显出异常委屈的样子，表白說：“我是个青年人，相信共产党能把我的事弄清楚。受人拉攏也好，被人欺騙也好，我一定老老实实交代，帮助政府破案，不放掉一个坏人。”

“你先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老王斬釘截鉄地說。

“我，我包庇反革命分子郭文忠，我有罪。”

“那么說，你自己就很干净了！”

“同志，郭文忠把我害苦了。”接着，他叙述了他与郭文忠的关系。他說郭文忠是关里的逃亡地主，当过还乡团长，对人民有仇恨，抗美援朝时期曾劝誘他一块拿枪往山里跑。街政府

失火以前还問过他街的党政的文件在哪：賬目放在哪里。

“你告訴他沒有？”

“我一时糊涂，順口告訴过他……街政府的火可能是他放的……”

“郭文忠什么时候問你的？說清楚！”

赵金謀停頓了一下，好象回忆什么：“嗯，失火的那天。”

老王虽然对郭文忠仍然有怀疑，但他发觉了一个重大的矛盾：

“他不是跟你繼母通奸，你非常恨他，早就要检举他嗎？你怎么还能告訴他这些情况呢？你老实交待！”

这一下子把赵金謀問得半天沒說出一句話。他的防綫被突破了。但借着王同志反复交代政策的机会，他又重新捏造了一段供詞：

“这回，我从根到梢說說吧，街政府的火确实不是我放的。一定是郭文忠放的……”

沒等他說下去，老王又打斷了他的話，提出了一連串的反問：“郭文忠对街政府为什么那么熟悉？他怎么知道房产委员会有煤油？他为什么要烧賬？这跟你貪污沒有关系嗎？”

一連串的发問，使赵金謀哑口无言；复杂的思想斗争在他的脑子里开始了。

老王接着又反复交代了党的坦白从寬、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獎的政策，最后又乘机一击：“你曾經当誰說过公安局杜股长是个老公安了，案子怕糊弄不下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儿？”

“貪污而放火”这是赵金謀的心病，老王击中了这个要害，又揭了他的老底儿，他知道再也掩盖不住了：终于招認街政府的火是他自己放的，沒有郭文忠的事儿。

“那么合作社的門是誰踹的？”

“我踹的。”

“沒撒謊？”

“錯說一句話槍斃我。”

“我再問你一点，那天跟你在一块是兩人，那个人是誰？”

在王同志急轉直下，嚴詞質問下，趙金謀最后不得不招認。那个真正的幕后操縱者就是副街長馬云生。

公审罪犯 大快人心

从街政府失火不到一个月，一切情况都搞清了，就地开庭进行了公审。

原来馬云生是个混进革命队伍的逃亡地主，凭借他窃得副街长的职权，一贯欺压群众，为非作歹。并与伪职员出身的民政委员赵金謀勾結在一起，大肆贪污公款，破坏人民政府的威信，以满足他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在年終結賬时，群众揭发他們的罪行，他们就商定了一条迫害积极分子王有信，制造政治混乱的毒計。在肇事那天，馬云生有意布置查夜，造成干部和群众的疲劳，还破例取消了查夜后的碰头会，給赵金謀制造犯罪的便利条件。赵金謀撬开了街政府所有的抽屜和卷柜，集中了全部賬目和文件，并用房产委员会的煤油引火烧毁了，他怕暴露馬脚，又把街政府的房子放上了火。在馬犯指使下，赵金謀砸了自家玻璃，并在自己仓房假意点火，以掩人耳目。赵金謀、馬云生还放出不少謠言，并亲自在田发家場院放了火，妄图轉移視線。在罪恶将被揭破时，为了挽救败局，馬云生便利用有历史問題的郭文忠潜逃躲避制造假象。郭文忠的突然逃跑，馬犯本以为自己可以永远逍遥法外了。但是人民的法网是天衣

无縫的。这两个罪犯受到应得的法律制裁。

审讯結束了，人們心里都非常高兴。住在王有信对面屋的李大娘激动地对王有信說：“这官司判的可真准，这要搁在旧社会，你还不得蹲拘留！人家馬云生、赵金謀大小是个‘官’，啊！”

王有信笑笑，沒吱声。

杜股长拍着王有信肩膀問他：

“还要撈家不？”

“这回，一輩子也不走了。”他干脆地回答。

住在赵金謀后院的那位老大爷捋着胡子說：“王同志啊，这案判的是又快又准啊，要是早先旧社会，还不得拖个几年，不知道要冤枉多少好人呢！”

“判的好，判的是时候！要不，你說这大年可怎么安全的过去啊！”那位老大爷的一句話，引起了人們异口同声的称赞。

杜股长激动地說：“这可全靠大伙了！”

“說的是呀！众星捧月么，共产党的政策錯不了。”王有信說完，擦了擦眼窩。

这时，街西头鑼鼓喧天，迎接春节的大秧歌出街了。

編者按：“奇異的火警”這篇故事告訴我們，在过渡时期里，階級斗争情况是极为复杂的。虽然反动統治政权已經被徹底地推翻了，革命事业蓬勃发展，但是少数敌对階級分子，仍不甘心于失敗。他們不但改頭換面，隱藏在人民羣众之中，進行各种破坏活动，还千方百计的鑽入革命队伍内部，用兩面派的手法，阴谋破坏。这是階級斗争的一种反映。对此，任何时候，均应当有足夠的警惕。否則，就会吃大虧，上大当。

另一方面，這個故事也說明：一切犯罪分子，在進行犯罪活動中，通常是自作聰明的製造一些假象，企圖用以混淆視聽，逃脫罪責。但是，俗語說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任憑他們耍了多少花招，放了多少煙幕。在機智勇敢的人民政法幹部和廣大人民羣衆面前，到頭來，都是枉費心機，必然遭到可恥的失敗。它說明，人民的法網，是天衣無縫的。